

【纪实·我的热血青春】

蓦然回首，落花满径

——站在时光的站台，漫溯我的军旅人生

编者按：从小到大，很多同学对军旅生活充满了向往与憧憬。可是，听再多的军歌、看再多军旅题材的影视作品，总还是有种隔靴搔痒的不快。真正的军旅生活必须得亲身去体验，去感悟，去铭记。

本期开始，校报将推出“纪实·我的热血青春”、“思考·我的难忘军营”，连续刊载2013年从军归来的五位中财学子的真情感悟。通过聆听他们的故事，相信我们对于军人，对于军队，对于军旅生活会有全新的认识。

庄重军旅定格时空画面，风雪兼程告别年轻战场。2013年11月25日，北国的天空又如往常一样吹起了凛冽的寒风、飘起了冰冷的白雪。我早早地醒来，打好背包，穿上那已经搞掉肩章、除去领花、卸掉胸标的冬常服，戴上那没有了国徽的大棉帽，拎着那从不出席的后背包，在战友、领导的拥抱、祝福和泪水中，踏上了南去的火车。这一路，又是风雪兼程……

少年心事当拏云，且携书剑去从军 ——追梦篇

我曾狂热地追过一个女孩儿，她特别喜欢唐代诗人李颀的《古从军行》，因此我默默地将那首诗诵读N遍，深深地烙在心里，并对那“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的边塞风景神往不已；我曾选修过莫林虎老师的“唐诗鉴赏”，与老师一起对那句“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产生了共鸣，从此坚定信念，一定要到那白山黑水、大漠孤烟、林海雪原中去走一遭；我曾为北京政府给予当代大学生当兵入伍的优厚政策所吸引，报国情怀和功利之心共同驱使着我在入伍体检的名单上签了字，从此和中央财经大学另外10名同学成为了一生的战友，带着家人、领导、老师、同学的期待和祝福，携手共赴壮丽征程！

2012年1月1日清晨，起草蒙蒙、薄雾蒙蒙、寒风习习、车马嘒嘒。老师、同学争相为我将行李搬上车，温暖的拥抱让我幸福满怀，离别的节奏让我泪眼婆娑。就这样，我和财政学院09级王世弼同学一起踏上了北去的列车，鞞鞞鞞鞞，越过巍峨的高山，渡过宁谧的河流，穿过广袤的原野，来到了那个雪域世界——冰城哈尔滨。我的当兵历史从此书写，我的军旅生涯就此起航。

投身入炉再浴火，百炼千锤出精兵 ——新兵连篇

写好当兵史，走好人生路，迈好军营第一步。在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子弟兵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和王世弼是最后一批入营的，因为之前有不合格新兵被退回，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次实现军旅梦的机会。我们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2012年1月6日晚，夜色格外苍茫。送兵的车翻山越岭，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我和世弼终于进入新兵连，接受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在我俩来之前，新训工作已经开展23天了，我们被分到了不同的新训中队，从此整个新兵阶段，虽然同处于一栋大楼之内、同处于一个院落之中，下连前我们却再也没有见过面了。路总是要一个人走的，我拾掇心情，像滴水入海一样只身来到了陌生的军营。

刚进入战斗班，战友们都出操训练了，只剩下我的班长。班长就是军中之母，我的班长叫王建明，黑龙江北部加格达奇人，是我军旅生涯的第一个领路人。班长翻箱倒柜拿出私藏的一瓶可乐给我，招呼我坐下，详细询问我的基本情况，安排了床位，点验了随身携带的物品，详细介绍了班级的基本情况。最后，班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富强，咱们班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你是大学生，我希望你暂时忘记这个身份，主动融入到战友中去，和战友们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现在的你就像一块冰，战友们都是水，你要主动融化自己融入他们，而不是用冷漠将他们都冻结成冰。”是的，我应该融化自己来融入战友，融入我的这个新家庭。收操后我终于见到了我的那10个战友，从此我们一起在两年的时光里诠释了“战友情”。那是一种可以甘心与战友一起受罚的义气，队列表动作协调一致、整齐有力的默契，不抛弃、不放弃、和衷共济为荣誉而战的团结和一根火腿肠能咬11口的情谊！老大、二哥、老四……退伍了，我依然这么叫着他们、念着他们。

部队是个大熔炉，每一个地方青年进入部队时，都要经过回炉，性格的棱角和价值观念全在炉中熔化，重新浇筑共和国人独特的性格品质和能力素质，从而浴火重生，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的战士。然而每一个兵初入军营时，都会觉得这炉火烧得太旺了！一人军营我就开始接受随到随训，没有任何缓冲时间，直接跟着大部队赶进度。早上五

严富强 商学院09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于2012年1月至2013年11月服役于黑龙江武警部队，连续两年获评优秀士兵。新兵集训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双城中队，因其在参谋长集训中表现突出，半年后调入武警哈尔滨司令部工作，参与并圆满完成了部队管理试点工作，荣立三等功。



点半起床号一响，便迅速穿衣起床叠内务，戴帽扎腰带集合出操；上午一般是两个小时政治教育两个小时训练，下午四个小时训练；晚上偶尔可以看看新闻，那是最幸福的事，但更多时候还是在室内开展训练。全天时间紧凑，集合列队时间论秒算，吃饭、休息、上厕所时间论分钟算，教育训练论小时算，格外充实。钢要练、铁要打，宝剑要磨枪要擦，练队列、打棍术、舞盾牌、练擒敌、爬战术、练射击、百里野外大行军……这就是部队，当兵不习武，不算尽义务；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练练练，练为战！

部队是个大舞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有个人民大学入伍的战友，他叫周晓辉，新兵连时以一篇《人生，就是不停地战斗》名噪整个黑龙江总队，我相当赞同他的观点：人生，就是不停地战斗！从此，我的军旅人生和晓辉紧紧联系在一起，一起成长，一起进步。大学里有句话，一个人，要么是身体，要么是心，总有一样应该在路上。作为战士，战斗就是我们的本职，敢打必胜就是我们的追求，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就是我们的优良作风！后来我也将我的身体、我的心奔驰在冲锋的路上，以一篇《武警哈尔滨支队新兵训练纪实》和录像片赢得了伯乐的赏识，被借调到总队政治部宣传处。新兵连期间，我在总队校稿近30万字，制作精美PDF电子书6部，下发到全省的武警部队。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即便是面对严酷的结业考核，我依然享受着我所经历的一切：在零下二十几度的气温中饮冰啃雪爬战术、四点一线打实弹、气势昂扬练擒敌时，我忘了爬冰卧雪的刺骨寒冷，忘了高强度训练的疲惫，甚至忘了我是谁，我只记得傍晚雪雾后的夕阳很美，夕阳下的那片白桦林更美……

钢枪紧握肩重任，几度风雨几度情 ——基层篇

弛隙流年，恍如一转星霜换。雪停了，霜化了，嫩芽初上落叶松了，我们下连了。我和周晓辉婉言拒绝了基地机关政治部主任的任职安排，跟随各自的新训班长下连了。在演兵场分兵时，我终于又见到了王世弼。他也经过回炉淬火，成为了一名合格兵，我们双双下连了。我的连队是双城中队，距离北京1261.2公里，是原第四野战军指挥部所在地。下连的第一天，中队敲锣打鼓，杀猪宰羊，热情地迎接我们。随后在指导员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营地、执勤目标，了解了连队一日生活制度和执勤方案。老兵们很热情，争相为我们洗了三四个月未曾下过水的被子、衣服，妥帖地为我们铺好床、摆好柜。有个老兵叫杨道清，老兵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老道”，我尊敬地称他为“杨老兵”。杨老兵长得极像许三多，皮肤黝黑、谈吐朴实，时不时在一旁咧嘴笑，他热情地为我换洗了内务，介绍了双城中队，是他充实了我对连队的第一印象，启蒙了我以队为家的思想。

放眼神州，脚踏岗位。经过一周的专勤专训，我们终于用过钢枪，走上了执勤岗位。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可是我们武警部队是“养兵千日用兵千日”。武警部队肩负着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生活安居乐业的神圣使命，随时可能上一线处突反恐，随时可能与犯罪分子短兵相接，而我所在的中队是看守中队，主要负责在押犯的外围武装警戒。在基层114个日夜的684个小时里，站在三尺哨台上，我有一种姿态：右手握着钢枪，左手紧握刺刀，身姿挺拔，目光坚毅。哪怕顶风冒雨，哪怕披星戴月。

“上岗的时候，你在想着些什么？”这是战友周晓辉在《龙江心语》里的设问，我迫切地想回答！我和万千在荒凉的戈壁滩，缺氧的高原上，贫穷的山沟里，繁华的都市中巍然站立着的哨兵们一样，我想的是责任，想的是遇见突发情况如何在3秒内子弹上膛，想的是怎样快速上刺刀，想的是怎样一击必中高效稳妥处置，因为我们肩扛的不只是重

7.5kg的钢枪，更是重于泰山的万家忧乐；脚踏的不只是三尺见方的岗位，更是安享太平的万里河山。可是，有的时候我也想着别的：和当年当兵的莫言一样，尽管有时站岗时饿着肚子、腰腿酸疼，也会想着梦里那位戴着由麦秸草编成的被硫磺熏得雪白的帽子的姑娘来到祖国的北国边疆向我挥手致意。

2012年5月17日，我当时在双城中队任文书，休息时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才知道爷爷已经离开人世一个星期了，家里一直瞒着我！挂掉电话后我一直压抑着悲伤玩儿命地工作，晚上睡觉时一直醒着，想流泪却怎么也流不出来，想大喊却被理智住住了，辗转反侧直到凌晨1:50。可是，当我走上哨位，当我再次紧握钢枪，当我再次摸到那冰冷的刺刀，在责任面前我平静了，我彻底平静了……

人民事业泰山重，争做时代可爱人 ——作战篇

2012年7月份，因在参谋长集训上表现突出，接到上级机关调令，我要离开双城中队了。离别的那一天，全连战友成列站在道路两侧，在泪水和战友们庄重的军礼中我乘车缓缓离开双城来到了冰城哈尔滨，开始了我一年零五个月的机关生涯。来到机关后才发现，原来偌大个机关楼里只有我一个义务兵，作为衔级最低者，顿时一种难以言表的空漠感铺天盖地袭来。我的第一个岗位是司令部作战通讯员，主要负责作战来文、作战指令的上传下达，通过三级网检查哨兵履职尽责情况，跟随工作组下部队实地检查执勤工作落实情况并制作录像通报等。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制作查勤通报56次，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执勤工作中存在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在指挥心里，每天一坐就是8个小时，来自屏幕辐射的辐射让我每天离开指挥中队时都感觉脸部有些许瘙痒。

2013年8月中旬至9月初，黑龙江省松花江流域遭遇1998年以来最大洪水，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8月14日，武警哈尔滨市支队面临受命，抽组兵力和抢险救援装备，快速集结，连夜开赴抗洪一线。我去前线的申请没有得到领导批复，只能和留守领导坐镇基本指挥所。在抗洪的20天里，我穿上了作训服，蹬上了作战靴，来到指挥中心全时守听上级指令和一线战报，及时统计上报抗洪抢险数据并撰写抗洪日报和抗洪期间管理工作指示。每收到下一梯队在规定时间内前线的作战指令，我都需要反复核算抽组兵力、留守执勤兵力，通过兵力抽组系统合理制定兵力抽组计划，并将计划呈基本指挥所最高指挥批准；得到批复后无论多晚总是第一时间按照抽组计划通知基层各单位开展兵力抽组工作。我的战斗里，虽然没有奔流的洪流、沉甸甸的沙袋，可我却着实听到了人民痛苦的哭嚎！每天总队要求的数据都必须全面精准的，精准到部队每一个兵所在位置，履职情况；精准到每一个哨位勤务包值，安全系数；精准到每一个战斗阵地指挥力量、兵力配置、任务完成情况、一线安全管理情况……是的，我也在战斗，在没日没夜地战斗，平均每天睡不到四个小时，困了在指挥平台上趴会儿，饿了啃啃方便面、压缩饼干，当收到上级来文时又瞬间恢复战斗力。在紧张的战斗氛围中，我终于通过亲身经历了解到我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是怎么锤炼出来的——因为我们深深地懂得人民的事业高于一切，也因为我们是时代最可爱的人！

戎马倥偬无昼夜，尽责未敢枉空谈 ——军务篇

2012年9月，我被调离司令部作训科，调入司令部警务科（军务科），自此我也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戎马倥偬，什么叫做军务繁忙，什么叫做“精细化管理”。警务科是整个部队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兵员管理、队务管理、警备督察、保

密管理。“务”之一字内涵广阔，战友们曾戏谑地将我的第三个战斗阵地称为部队的“吏部、户部、刑部、兵部”的集合体。初到警务科，我主要负责兵员工作，因为业务不熟悉、工作效率慢老是挨科长骂。科长姓李，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人和材料大手，入伍仅十一年就从战士做到了副团，工作标准要求极高，同时性子也比较急。在他手下做事，免不了挨骂，因此我的工作目标并不是不挨骂，而是不在同一件事情上挨骂。一个半月下来，我累计挨骂174次，可是每次我都被骂得心服口服，每一次挨骂都让我对部队“以结果为导向”的管理理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科长这人有个特点，他的兵，只能他骂，别人谁也不好使，东北话叫“护犊子”。所以我这个小牛犊在旅级机关里从来没受过别人欺负。

感情建立在工作上，是双赢；工作建立在感情上，是双损。在经历了一次次挨骂和压力之后，我的工作标准逐步提高，业务愈发熟练，到后来科长几乎再也骂不过我，就算因为着急无缘由骂了我都会在交班会上很正式地向我道歉。与此同时科长给予了我越来越多的信任，并逐步放权给我，让我承担起更多的工作任务。慢慢地，我由独立负责士官休假、结婚到负责士兵调动、任职、晋级、退休再到会同司、政、后三个部门进行的三大实力会审，最后科长甚至将整个兵员板块的业务交给我。那时他向别人介绍我时总是说“这是我的小参谋，兵员的事儿都找他。”对于报表数据，科长也从先前的一审再审到后来直接开放绿灯，可以说，在业务范围内他给予了我最大的权限。可是对于碍于身份地位我不能协调的事情，他总是第一时间出面协调，让我不会因此而感到为难。

由于任务重、时间紧，我逐渐淡化了“下班”这个概念，慢慢地，从每天晚八点回中队点名洗漱就寝到绕道这个程序，逐渐演变成十点下班、十一点下班，再到凌晨两点下班、凌晨三点下班甚至不下班。警务工作就是这样，科长也是，从安全形势分析到首长办公会，从各种指令规划到各种报告汇报，在无尽的熬夜加班中，三十几岁的人头发都花白了。

后来我的工作阵地又转向了部队管理，跟随着科长研究制定各类管理细则。为了确保部队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切实在末端得到有效落实，实现部队的绝对安全稳定，2012年11月份我被借调到总队警务处深入基层中队进行“落实《基层正规化管理规定》试点”，2013年10月份我参与的“落实《机关正规化管理规定》试点”工作在支队机关圆满完成。每个试点的工作都是在无尽的熬夜加班中完成的，先是起草各类规定，再是抓落实，最后是拍摄制作规范落实示例的课件、光碟、录像片。每一稿都是呕心沥血之作，每一个细节都得反复推敲。因为试点任务完成圆满，我有幸荣立三等功一次。

2013年9月至11月，当年度“补选退”工作全面铺开时，我们又开始了超负荷地熬夜。为了实现部队补兵确保质量、选取确保素质、退伍确保安全、全程确保稳定，我们总把每项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24小时补选退值班，多少个日夜，当整栋机关楼就剩下作战值班室和警务的灯火映着窗外的飘雪时，我们还在战斗，还在紧张地战斗，因为人生，就是不停地战斗！而有责任的人生，更是无休止地战斗！

2013年11月23日，当那份《关于xxx等xxx名士兵退出现役的命令》获批时，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终于要为两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可是当身边的每一个退伍老兵都摘掉军衔时，我还扛着衔埋头做着各类大表、整理着退伍档案，直到24号晚上8点，科长对我说：“严，你放手吧。”那时酸风入眼，我靠在墙壁上哭了……

纷纷雪随平野尽，涓涓泉入大荒流 ——告别篇

2013年11月25日，科长把我送到了k158次列车上，他摘下结婚时嫂子送给他的戴在手上多年的手表，轻轻地给我戴上，然后背对着一车的退伍老兵，这个刚强的汉子哭了，我也哭了……

范曾在《祖国是我生命的唯一理由》里写过：一个成年的男子，一生只允许再哭两次，母亲将死，可痛哭于床榻之前；国之将亡，可痛哭于九庙之外。可是，我也是成年的男子，我们也有能扛起祖国担子的铁肩，只是我们面对这身没有帽徽、没有肩章、没有领花、没有胸标的军装，面对我们的战友兄弟，面对我们曾经战斗过的岗位和曾经闪亮明媚的日子我们最终还是做不到那么从容，最终还是忍不住哭了，而且哭得很伤心，哭得很痛快！可是，我们依然是男人！是雄赳赳、铁骨铮铮的男人！是祖国和人民的好儿子！

尽管没有了肩章，尽管再不能为庄严的帽徽保驾护航，请让我们面向火红的军旗再敬一次军礼，面向亲爱的人民再敬一次军礼！北国雪，红肩章，那是我一辈子的抹不去的回忆，蓦然回首，落花满径……（商学院 09级人力资源管理 严富强）